

<<白夜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白夜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315759

10位ISBN编号：780731575X

出版时间：2007-10

出版时间：广州出版社

作者：贾平凹

页数：32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白夜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白夜》被称作是“社会闲人”的肖像图。

主人公夜郎来自社会底层、他善良、豁达，但又暴跌、固执、他努力地寻找自己在城市当中的生存空间，却始终不能静下心来。

生活如此，爱情亦如此。

面对自己仰慕的虞白，他既自尊又自卑，不能自如应付。

在小说所描绘的市蜚生活中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顽疾，无一例外地在欲望与理发所钩织的迷网中挣扎，呈现出一种病态。

亲情的缺失、手足的相残，官场的勾心斗角，爱情的幻灭……他们是一群生活在浮躁的城市中并为它逐渐同化的人们。

小说将那些生活在城市最底层、被划作边缘人的心声、落寞、惆怅和辛酸真实地展现出来。

他们不愿承担自己在城市中既定的角色，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断谋划，孰不知是在作茧自缚，画地为牢。

## <<白夜>>

### 作者简介

贾平凹（1952～），当代作家，原名贾平娃。

陕西丹凤人。

1975年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任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、《长安》文学月刊编辑。

1982年后从事专业创作。

任中国作协理事、作协陕西分会副主席等职。

著有小说集《兵娃》、《姐妹本纪》、《山地笔》、《野火集》、《商州散记》、《小月前本》、《腊月·正月》、《天狗》、《晚唱》、《贾平凹获奖中篇小说集》、《贾平凹自选集》，长篇小说《商州》、《州河》、《浮躁》、《废都》、《白夜》，自传体长篇《我是农民》等。

散文集《月迹》、《心迹》、《爱的踪迹》、《贾平凹散文自选集》、诗集《空白》以及《平文论集》等。

他的《腊月·正月》获中国作协第3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；《满月》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他于1988年获美国飞马文学奖。

贾平凹小说描写新时期西北农村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变革，视野开阔，具有丰富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内蕴，富于地域风土特色，格调清新隽永。

<<白夜>>

书籍目录

正文后记

## &lt;&lt;白夜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夜郎重新走回丑老脚的家，院外停放着一辆系着黑纱的车，院子里跪满了人，在为将去火化的丑老脚焚纸、奠酒，作最后一次的告别。

夜郎膝盖一软也跪下去，身旁的南丁山才说了一句“你到哪儿去了？”

他就哇地哭起来，一时控制不住，鼻涕眼泪全都下来了。

丑老脚的老伴过来拉他，说：“孩子，别太伤心，他已经是死了的人了，哭也哭不活的，你伤了身子倒让大娘不安哩！”

夜郎却还是哭声不止。

众人将尸体抬上了车，戏班人送着去火葬场，夜郎也要去，老太太硬让人把他拉住，怕他再去火葬场伤心过度，一边叮咛着家人烧些姜汤给他喝下好生休息，一边抹了眼泪感叹老头子不亏背了一世人皮，众心是秤，九泉下灵魂也能安妥了。

灵车一走，夜郎并没有去喝姜汤，揣了戏班的坝，独自上街去一家酒馆坐喝，让酒使黄昏黯淡下来，才往街的那头去了。

这是一条南北街，走到尽头便是南城墙。

夜郎上去混混沌沌吹了一阵，不圆不瘪的月亮就浮过城门楼的滚道檐，正好是女墙的影子印下来，一个凹字套着一个凹字。

风贴着垛豁在刮，干枯在地铺砖缝里的草茎，窸窸窣窣地颤。

坝声真是招得鬼来了吗？

远处的车辆从城河石桥上返往不息；车灯的白光倏地打到城垛上来，又倏地收聚而去，凹字的女墙影和女墙里的他忽大忽小地跳跃，一直跳跃到城墙下马道过去的一片四合院的房顶上。

这时候，有孩子就惊哭起来，声色俱厉，接着“咿呀”一响，一所屋顶如漏斗的小院里跌出一块长方形的光亮，人影闪动，而且骂道：“喂！”

城墙上的，睡不着了，到城河沿的柳树上上吊去！

成夜在那里吹你娘的口口！

——咚！

“咚”是那人放了一枪，这是装着霰弹的鸟枪，放枪人一定是那一类闲徒，星期天背了枪去城外的树林子里打麻雀的——吃了麻雀的肉壮阳，火气比夜郎还要爆的。

夜郎下意识里第一个动作是用手护住了下体，同时紧闭了眼睛，当第二下枪声在等待中却没有打响后，他摸了摸身下的部位，安然无恙，抬头看见了不远处的门楼上的宿鸟一哄而散，知道眼睛还好，一时怒起，就扑起来在地上摸砖，一块块砖都铺在那里掏不起，便将一只鞋脱下来掷过去，锐声吼叫，“你娘的口，有本事的往这儿打吧，老子正烦着哩！”

夜郎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只要那人再敢开枪，或许跑上来和他交手，他今日就鱼死网破在城墙上了。

但是，那人并没有开枪和跑上来，甚至一声也没吭，人影也躲在暗处没个动静。

夜郎一时粗野不堪，日娘捣老子地骂，把一肚子的恨气怒气全变了词儿骂了出来。

那边还是寂静无声，自己便感到了胜利者的孤独，气也消下来，觉得自己无聊了。

末了，一步步从慢道上走下来，没了鞋的一只脚垫得生疼，自己嘲笑了自己，兀自在马路上寻找掷打下来的那只鞋。

鞋没有寻到。

窄窄的马道上，一半月光，一半城墙的阴影，夜郎就踩了黑白交接线上走，似乎感觉到光的边缘如是玻璃，割得身子疼；回头看看，一时没人走过，掏出一股尿来边走边摇着撒，心里说：我给西京题题词吧。

——尿撒出来是一串歪歪扭扭的“要在西京！”

就要在西京！

尿完了，马道也到了尽头，前面就是南门里，三角地带的小小的公园。

如果是两千年前，城墙头上插满了猎猎的旗子，站着盔甲铁矛的兵士，日近暮色，粼粼水波的城河那

## &lt;&lt;白夜&gt;&gt;

边有人大声吆喝，开门的人发束高梳，穿了印有白色“城卒”的短服，慢慢地摇动了盘着吊桥铁索的轱辘，两辆或三辆并排的车马开进来，铜铃惶惶，马蹄声脆，是何等气派！

今日呢，白天里自行车和汽车在街上争抢路面，人行道上到处是卖服装、家具、珠宝、水果和各种各样小吃的摊位。

戴着脏兮兮口罩的清洁工，挥着扫帚，有一下没一下地扫，直扫得尘土飞扬。

时常有人骑了车子，车子一左一右跑动着形如虎豹的狼狗。

哪里又像是现代都市呢？

十足是个县城，简直更是个大的农贸市场嘛！

公园里灯火通明，那个算卦的又出现了，剥净了的上身，一呼一吸，筋骨条条凸着，却始终不愿摘下椭圆的墨镜，咕咕啾啾地说：“两元钱一个签还贵吗？”

不贵的，青菜都一元一斤了。

”或许是咕咕啾啾已经时间许久，四周的人已麻木不仁，或许他也觉无聊之极，歪了头观看不远处的小吃摊上，三个女孩子和三个男孩子在那条白色木凳上翘来翘去，麻辣烫的红油染了嘴，也染了下巴。

卦先生抿了一下上嘴唇。

这情形那一堆围着打扑克的人并不注意，他们默不出声地出牌，全神贯注，只有轰的一声，是输赢分晓了，年纪大点的，赢家就从脚上脱下臭烘烘的破鞋放在输家的头上，输家皱了眉，用手扇着鼻子，老实地接受惩罚。

年轻者则也眼瞅着背了手在公园门口与一个女人说话的警察，极快地计算竹签儿，等全部结束后去别处兑换现金。

左边的围观了秦腔清唱的一群，其中有人指点了卦先生嗤笑，卦先生将头扭过去，那人发窘，却喊一个“阿毛”，似乎是看到了就在卦摊后的某个熟人。

卦先生回头，身后只有弯脖子树，再看那人时，已挤进入窝里去，知道受骗，嘴里咕咕咕一阵子响，一股清水从门牙豁口射了出来。

包拯的脸黑与不黑看不清楚，唱“王朝马汉——！”

”两声应道：“在！”

”包拯又唱“去陈州赈灾去哇——！”

”立即听众散开，原是有两个光头端了草帽见人讨钱。

卦先生眼盯了水泥台上立着的三个妇女，始终还坚守着看热闹：身子背着，脚被路灯照见一个是米粽般的三角青面深帮小鞋，一个是塑料平底黑绒鞋，一个是白色高跟牛皮鞋——卦先生一定想到这是一家三代人吧，或者也想到了一段历史，微笑着走过来。

走过来的卦先生步履雀跃，夜郎就隔着公园栏杆的水泥方格鄙夷了这是贫贱人的步法，算得了别人却不为自己算算。

卦先生走过了那棵塔一样的雪松，停在一丛冬青边，身子走出了方格，头还在格里往后看，刷刷刷地便响起了小便的声。

夜郎骂了一句，终于起身往回去了。

这是城西区的保吉巷，巷窄而长，透着霉气。

一个趿着拖鞋的人从那头踱进，人还老远，吧嗒声就响过来。

有家开了门，端盆出来，哗地泼水，月光下一片碎亮，且浓浓的腥味，是剖了鱼，明日老的或少的要过生日了。

夜郎才要认清是谁个，一个长发的脑袋扭动着看看，退回去，门砰地又关上了。

一只猫就扑上了那段矮墙，凄苦叫春。

七号院的门虚掩着，泡钉铜环上贴着门神，其实门并没有关子，走进去，各家都安睡了。

夜郎踏着院门边的斜梯上到二楼，捅开了租借的那间房子，横着就扑倒在床上。

现在，夜郎实在不愿再回想一整天来的是是非非，只说会沉沉地睡去，睡去如死，却依然听到了巷道里的猫叫。

朦胧的光亮里，四壁皆空，那面挡风挡雨挡光的以床单代用的窗帘，老鼠又在上边撒了新尿，一角的

<<白夜>>

挂钩也掉了，软沓沓地垂着。

床那边的墙根，堆放着锅、盆、碗、米袋子、凉鞋、书籍和一堆脏衣脏袜，床的这边是两把坐椅，乡下人用柳木烤弯制作的那一种，中间放一个装啤酒的木箱，上边一个电炉，两只粗杯，算是厨房和茶案了。

“哦，荒园。

”夜郎突然笑起来，那时候，一居住到这屋子里，远大的志向已离他而去，他只是在这里拥抱金钱和女人。

可是，金钱和女人并没有安妥他的灵魂，甚至压根儿就不曾有钱，颜铭曾经坐过了那矮椅的，身子后仰的时候险些裂开了椅子的一条腿的，但颜铭也欺骗了我，这世上，所有的人怎么都在算计我？

夜郎想到这里，一时万念复空，感觉到了头发、眉毛、胡须、身上的汗绒都变成了荒草，叭叭地拔着节往上长，而且那四肢也开始竹鞭一样伸延，一直到了尽梢就分开五个叉，又如须根。

荒芜了，一切都荒芜了，《聊斋》里的荒园是让鬼狐出没的，今夜里是鬼狐要来吗？

夜郎静

<<白夜>>

编辑推荐

《白夜》被称作是"社会闲人"的肖像图。  
主人公夜郎来自社会底层、他善良、豁达，但又暴跌、固执、他努力地寻找自己在城市当中的生存空间，却始终不能静下心来。  
生活如此，爱情亦如此。  
面对自己仰慕的虞白，他既自尊又自卑，不能自如应付。



<<白夜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